考信錄

三代正朔通考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三正之文見於夏書甘誓而其制詳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釋之兩漢諸儒闡而明之魏明唐肅倣而行之千有六百餘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謂春秋假天時以立義以夏時冠周月然亦但謂周不改時耳非謂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國作春秋傳乃并周之月亦以為不改而但改歲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鉉翁作

原夏正及並春秋之月亦以爲未嘗改而但改舊史之歲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爲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說出世之學者往往疑焉而不能決雖有一二好古之士駁其謬戾顧其爲說猶多未盡徵引或失之繁而抉擇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經傳之文綜異同之故溯流窮源分條別貫而詳辨之如左

胡氏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況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蓋詩書皆王者之迹乘檮杌春秋皆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繼詩書則不可更以

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豈謂其改正朔尊黜陟哉若改正朔尊黜陟而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由是言之周果名爲十有一月孔子必不書曰正月孔子既書曰正月周必不名之爲十有一月也

胡氏曰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按爲邦之答持論也春秋之作紀事也持論者欲其當紀事者欲其實周曰某月

孔子書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見其是非之實可矣不必問其當與不當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為歲首則是正月固與夏同但歲首異耳周之正月固是但歲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時將改其同且是者乎將改其異且非者乎必將改其異且非者也今也歲首之異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為行夏時聖人不應顛倒錯亂如此也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電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

爲異夫雪距震電八日其與震電無涉也明矣震電苟嘗其時豈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異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爲連三月之雨雪然則秋大雨雹亦連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連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霜之殺草果之再實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爲亥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何以遽書爲災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殺者且經但云不殺草而家氏以爲不盡殺草

亦殺菽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夏正之春非冰時也家氏乃云正月藏
冰二月開冰爲冰政不舉故書以譏之夫先王之政舉之不
舉者多矣何獨於冰且無冰爲無藏冰則無麥亦爲無積麥
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
月非螽時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爲其賊苗而書在冬則以
陽氣不斂窮冬蟄出而記異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則
固無是事也且二百餘年中書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

在夏平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之與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謂麥苗爲麥之苗以求合於夏正之秋夫中原無麥之歲十而二三故無麥不書無禾亦不書兩無然後書之若但無麥之苗即書春秋何以止於兩見且北方秋遇大水則播麥必多且美何以反無麥之苗乎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禾之有無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謂歲終計所儲蓄而言以求合於夏正之冬夫饑饉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歲終而後計之而後告糴待其糴至而

民之死者不已過半乎其餘寒暑災變尚不下數十事若三僖而有年之書於冬雨雪隕霜殺菽之書於十月其斷斷不可謂之夏正者蓋不可以枚數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嗚乎吾不知家氏又將以何義例通之也

自漢以來修明歷法之人無代不有所推春秋時交食閏餘皆與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謂元凱撰爲長歷以從左傳之譌又謂其借歷法之不可知者以爲遁詞

嗚乎凡人之言課虛則可欺徵實則難僞今以歷法推未來之交食歷歷可徵家氏謂之爲僞何也且春秋書公卽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卽位其餘皆在正月也正月爲周之歲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爲寅月而歲首別在子月孔子革周歲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歲首舊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於此年正月矣歲首旣在十一月則何以不於十一月卽位而反於正月卽位乎

雖然二子之爲此說亦有因焉太初以來千數百年夏之月

名相沿已久久而習習而安遂誤以爲月之本名故疑月數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歲首而書伊訓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爲歲首而史記高帝本紀云漢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歲首而不改正月也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以爲在九月十月之交絳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鄭祭足之取麥傳書於四月取禾傳書於秋謂傳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風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謂詩之不用夏正不可

也故疑周人之未嘗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爲孔子改周正月之說又爲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說以曲全之然則此二說者乃其病之證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其詖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詖而未通其蔽則學者之疑終不釋而聖人之制猶未能明也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厯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歲之子也古之聖人因日之行地

一周也故制以爲日因月之與日一會也故制以爲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爲歲月最近日曰朔最遠日曰望月最近地日南至最遠地日北至故朔望者月之兩端也二至者歲之兩端也故歲之必始於南至猶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則子月之爲正月自初有歲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聖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爲十有一月耳習於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傎矣且夫歲之必首以正月猶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

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謂之十有一年閒一年乃謂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毎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閒一日乃謂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試第一人謂之省元殿試第一人謂之狀元元者首也所謂省元狀元猶所謂歳首也所謂第一人第二人猶所謂一月二月也然則謂周不以子爲歳首則已耳既以子爲歳首安得不以子爲正月一月哉

伊訓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書則漢鄭康成之所注者是也

當鄭氏時此篇已殘缺不全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說詳見古文尚書眞僞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漢書律歷志所引舊書伊訓篇之原文而晉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漢志所謂乙丑則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爲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記紀歷代之事以其時月參差民聽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數以歸畫一顏師古漢書註云凡月皆太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是也然亦不能盡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漢元年十

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金水附日當於前年七月在東井而誤載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舊史名之曰十月也是還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傳以周正紀晉事而猶參用一二夏正而未及盡改也以申月爲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謂之正猶朔日而但謂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謂之改正猶改元年而但謂之改元也數之始者必異其名是故以元異年以正異月以朔異日猶卦爻之以一爲初也猶長幼之次之以一爲大也

今胡氏旣云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後乎周者以亥爲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爲正而寅之爲正月如故是分正與正月爲二也蔡氏書傳沿此遂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商以丑月爲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爲正月而寅爲一月是又分正月與一月爲二也然則元年可謂之非一年改元可謂之非改元年乎是何異於唐人之謂文避但有班孟堅文而無班固文也

至於經傳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時三正雖迭建於帝廷

亦並行於侯國猶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紀元於其國也蓋諸侯之歷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舉兵而滅之耳苟其能守舊典而無大過聖人亦不强改其歷使從已也故啟討有扈氏不責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棄三正猶商用助而公劉自用徹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歷也湯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也說詳見三代經界通考中晉封於夏故墟民習於夏正者久故其歷仍

用夏正以竹書紀年考之曲沃莊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晉趙武以襄二十五年秋爲政至昭元年正月當爲八年而祁午謂之七年此乃晉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傳亦多采舊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之死鄭之殺經在明年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紀他國之事亦間有用夏正者如齊桓之卒經在十二月乙亥傳在十月乙亥

是也此或其國亦用夏正或此國之事旁見於彼國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雜遂致參差不一是以取麥書於四月取禾書於秋也左氏既未及盡考而正之而杜氏經傳集解既成始見竹書又未及追改原註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顧寧人始揭此義而余以推之傳文不但正月不同卽置閏亦互異如王子朝之亂衛侯輒之奔經傳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國皆自用其歷固不得以唐宋郡縣之法而槪商周封建之時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歷南唐用齊政

歷獨用永昌正象二歷國各異政猶不足以爲怪而民間亦別有小歷唐末用符天五代用萬分近代未嘗有是事也此雖皆以建寅爲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閏餘之法皆不能無異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況三代以上乎

古之時三正既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文人學士之篇章猶封建廢爲郡縣而刺史太守節度觀察使猶謂之諸侯猶知府知縣猶謂之守令也蓋詩之爲體與紀事不同歌謠之興始於虞夏其時方用寅正其後遂以相沿猶唐詩之多沿漢

魏六朝語也亦可據唐詩以證唐書之誤乎且純用夏正者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一詩耳其餘則周夏之正義皆可通者較多若豳風則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謂之蠶月此蓋當時里巷之語云然後世去古遠而不可考耳猶天津泰安之爲府已數十年而民猶呼之爲天津衛泰安州猶汴之爲開封已數百年而民猶呼之爲汴城也張氏以寧雖極爲詩辯然不知詩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陳氏廷敬雖頗爲傳解然未知侯國之於夏正原自兼

行則其說猶未備而其疑猶未釋也

若夫王朝紀事之書則無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本漢書與今書文小異國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漢書律歷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發由是言之其爲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釋之則日當在元枵娵訾之閒辰且近營室矣國語何

得乃云然乎畢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志以歷推之亦爲周正至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顧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雖無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爲周正無疑其尤顯然較著者則洛誥之十有二月戊辰烝祭歲若果歲首在十一月則十有二月何得祭歲乎曰然則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書皆戰國時所撰月令出於不韋乃陰陽家之說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之制田賦之法皆與詩書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獨能

得其實（說並詳見豐鎬考信錄周公篇中）惟尚書春秋乃聖人之經當時紀事之史學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謂傎矣且此二書多以孟春仲夏爲文而罕舉月數者則亦以三代之正並行通用之故故變文而稱夏時欲其對考而易辨耳豈足爲異也哉

亦非惟紀事之書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十一月潤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

洒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粱亦皆在小雪以前此雖田夫牧豎婦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丑月施工則粱成且無所用而何爲勞民而傷財也哉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漢儒記禮傳聞者之誤夫戴記誠不能以無惧然古人但言日至原無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時易傳謂之至日春秋傳謂之南至北至月令謂之長至短至自

漢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爲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平惟易臨卦彖詞所謂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爲遯或主夏正而以爲觀或主商正而以爲否說皆可通理難相勝要之皆不甚合蓋由先儒誤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爲復午月爲姤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氣消長之極也二分者氣消長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長之極也泰否者卦消長之中也然則乾坤當配二至泰否當配二分丑月乃爲復未月乃爲姤耳（說詳見易十二卦應十二月圖說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

也然則此文八月乃姤卦也不然由遯而否而觀以至於剝無一非陽消陰長之卦何所見而當專屬之某卦惟姤一陰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嘗有凶也故曰至於八月有凶豈不理明而詞順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證夫此彖家氏自解以爲觀耳經何嘗謂爲觀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見於經傳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則沾沾焉據之以攻左氏其亦異矣

且夫春秋正月之爲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

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時三正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
篇章孔子懼民聽之惑亂後之學者無所考證故屬正月於
王以別嫌而傳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
周而曰王者以別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則曰周正月以別於
諸侯之丑正寅正則曰王正月也猶之乎詩之別於商頌則
曰周頌別於十五國風則曰王風也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
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
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

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魯而陳氏亦齊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書王之意但見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書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聖人別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義訓之謬矣夫文相屬之謂詞詞相屬之謂章若以王間於春與正月之間而別爲一義不與上下相屬聖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亂雜而無章乎蓋召誥多士皆周書也周書則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諸侯之史也諸侯固有用二代之

正者不冠以王則不可必其爲子正故書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卽周正也孔子謂之周正故左氏亦謂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說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則孔子不當誣之爲王正月如家氏之說周之正月卽夏之正月則孔子不得殊之爲王正月然則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爲春夏不可以爲秋然則程子夏時冠周月之說或可信乎曰程子蓋見召誥之二月多士

之三月皆不書春顧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書夏故疑正月乃魯史之舊文周之本名而春爲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魯史記之本名若果有月無時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時是周之改夏時猶有未盡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則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時也其與愛禮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範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不言時何者日也者一晝夜之終始也月也者一朔望

之終始也歲也者一寒暑之終始也史之所書三者而已時也者分一歲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係以時也猶日之不必係以旬也堯未嘗建子也而正月亦不書春五月亦不書夏以是知有月無時乃史體之大凡獨魯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書也蓋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係之於王年也者隨月而移者也時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謂月改則春移者是也故年與春不係之於王烏有所謂以夏時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

雖未合於事理要未嘗有不改月之說二子雖皆引此語以爲據然如胡氏之言則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則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謂之夏時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並未達程子之意矣

曰然則四時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歲首遞數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爲元年子之月獨不可以爲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誠若未善然古之驚蟄穀雨後世謂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謂

之驚蟄穀雨矣古者河以南謂之河南明則河以北三府亦概稱爲河南元并廣南兩路於湖南謂之湖廣明無廣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稱爲湖廣此何以說焉乃曰子丑之爲冬午未之爲夏千載而上必無有名之爲春與秋者也抑何其少見而多怪乎且使四時之名果正則孔子憲章文武足矣於夏時又何取焉

此文創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題曰春王正月論及秋復增損爲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覽猶惜

其說未備乃復增而次之間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暢其
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義相次命曰
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學之士而貽之乾隆己酉仲春崔
述自識　此書於嘉慶丁巳已刻於江西南昌今秋考信
錄既成復取而閱之仍有未愜心處因復有所删改其先
後亦頗有所更定乃復錄而存之計距己酉又十六年矣
嘉慶乙丑季秋述又識

三代正朔通考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經傳禘祀通考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禘之爲禮先儒說者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眞愈失大抵近世以來人所通行而其守者有三

其一以爲不王不禘魯之禘爲僭禮說本喪服小記

其一以爲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春秋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唯杜氏以爲三年一禘其說小異

其一以爲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禘嚳而配以稷魯

禘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之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註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咸從之蓋可異也延自幼讀春秋即嘗疑之及今三十餘年益曉然知其誤每嘆三代之禮不明六經之義日晦但余人微言輕徒取狂妄之譏安能奪人之所其是然既少有所窺不忍緘默以誤學者乃輯經傳記注之言禘者別其同異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學者溯流窮源是非

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間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該備姑取所記憶者列之足以略見梗概而已謹條其文如左

一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羣廟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春秋閔公二年

按禘既於莊公則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禘本以祭文王[illegible]於莊公非也故書之以示譏曰禘果以祭

文王則祭於莊公不得謂之禘矣會自時祭莊公春秋何得强名爲禘而譏之祭天之謂郊祭山之謂望今謂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從而譏之可乎趙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合故又曲爲之解曰禘於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誠如是也傳則有之矣遂謂之禘則非也設使用郊之牲奏郊之樂亦遂可謂之郊於莊公乎然則禘果專以祭文王春秋必不書曰禘于莊公春秋書曰禘于莊公則禘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

矣蓋春秋之所譏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必曰吉禘于莊公書法甚明非以於莊公爲譏也正如僖之禘於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於太廟也謂書於莊公爲譏則書於太廟何說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按春秋之辭別嫌明微禘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禘於周公而非禘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禘者二書烝者二書嘗者一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

書者蒸烝嘗同日而祭不僅一廟而禘或犆或祫不

係以廟則不可知其爲誰何由是言之太廟羣廟皆

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

若禘專以祭始祖所自出則但書禘足矣何必云禘

于太廟乎

一禘祭未書於經而但見於左傳者三皆羣廟之祭亦

無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左傳昭公十五年○按此經文云有事於武宮則凡經言有事者皆禘也但於經無明文故俱不載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禘于僖公左傳定公八年

按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然則禘乃太廟羣廟之通祭無疑矣或曰左傳文多附會而禮記者經也禘始祖所自出其說出于禮記其可舍經而從傳乎曰左傳容有可疑與經異者疑之可也事

荒唐而文牴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無荒唐牴牾之失而證之於經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之文如合符然其不當疑明矣且記者經也邪孔子以前聖人所定謂之經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謂之傳秦漢之際儒者所記謂之記自漢以後解經與傳記者謂之註自唐以後並經傳記註而釋之者謂之疏故傳或采於經記或采於傳其作之先後然也傳或彼此互異則衷之經記或彼此互異則衷之傳此一定之

理也曲臺記成於西漢之世自劉向七略班固六藝皆未嘗以爲經至鄭康成註之始躋之於經傳唐人分經取士遂與禮經並行然其時三傳亦雜之經中未嘗崇禮記而黜左傳也宋人好言經學而不能辨眞僞反棄禮經而以戴記取士然後世之習舉業者遂以爲眞經耳豈得以漢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載者哉且即漢人亦未嘗有是說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獨小記大

傳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趙氏之所
云特王肅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記果有是說尚不
當以之疑左傳況王肅耶左氏生於戰國之初禘禮
時猶未廢王肅魏人耳去春秋時八九百年姑無論
二子之學相去天淵而傳聞猜度者亦當不如目見
者之足徵也

一禘于莊公一事三傳皆以吉祭為譏未有以禘為當

祭始祖之父者

吉禘于莊公速也左傳閔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公羊傳閔公二年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穀梁傳閔公二年

按三傳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爲譏未有以于莊公爲譏者假使禘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莊公可謂大失禮矣則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

絕無一人知之而絕無一言及之乎李氏㢘乃曰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嗚呼三子皆生於周之世所見者周之書所聞者周之禮皆未嘗讀小記與聖證論也不王不禘之法禘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三子固無由而知之也唯趙匡乃知之耳吾鄉有學詩者據詩法入門近世書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側世之據趙匡而駁三傳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禘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爲何禮不得以

爲祭始祖之父與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證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佾篇

按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以懸度而定衆果以魯禘非禮之故亦當如祭統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禮樂皆在旣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趙氏之說以祭始祖之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觀何待旣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亦可謂委曲而費詞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同上

按聖人不答或人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然以經傳之文推之宗廟之祀見於春秋者凡三曰禘曰嘗曰烝故左傳云烝嘗禘於廟禴雖見於易而以爲薄祭則廟中唯此三祀爲正也此三祀者嘗以薦新穀烝以祭改歲其取義皆易知獨禘行於春夏之間又有犆禘祫禘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難以窺測者然

則或人之所以問孔子之所以不荅或皆因於此未
可知也朱子乃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
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
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荅之若然則是祭
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
之祖者其理卽難知此諺所謂二十四拜皆已拜何
爭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爲然
一禘之文見於左傳者三其詞甚明亦皆與戴記合初

無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說

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按凡之云者羣廟皆然禘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亦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傳襄公十年）

按襄公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乃諸侯通用之禮也此文以魯之禘樂比宋之桑林則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然則魯之失禮固不在禘而在樂也蓋魯之禘但以用天子之祭器樂章為僭其實禘乃諸侯祭羣廟之通禮不必禘為天子獨有之祭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魯為僭也且云賓祭用之則此樂亦以之娛賓矣不但禘僭而已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

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傳襄公十六年

按是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已烝於曲沃矣而此文復云未禘祀則是烝既葬即可行禘必免喪然後舉也禘何以必待於免喪禘禮吉也吉禘于莊公經書之矣傳言之矣彼此互證其理顯然蓋祖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用吉禮故免喪然後禘此先王制禮所以使喪祭不相妨吉凶無所碍其義為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

所以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禘概以數年爲常也

至禘之所以爲吉傳無明文而祭義郊特牲皆謂禘有樂而嘗無樂考春秋中之用樂用萬皆禘也而烝嘗皆無文其說似爲得之然魯頌秋而載嘗章有萬舞洋洋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又不知其何故也豈嘗本無樂而亦可以用樂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書既缺不能詳考要之禘所以異於烝嘗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爲五年殷祭與祭始

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禘之文見於詩序者二說與春秋經傳戴記合亦與

祭始祖之父無涉

雝禘太祖也　毛詩序

按此卽王制所謂犆禘春秋所謂禘于莊公禘于太

廟者也王制以爲天子無犆禘而此云爾者蓋傳聞

之小異疑此爲得之此詩詞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

以爲禘太祖蓋以文王爲太祖猶祭法之云祖文王

也此於說詩雖出揣度然言禘則固於春秋經傳合不以爲禘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禘嚳於后稷之廟而詞無及嚳稷者恐序之誤不知禘原不於嚳亦不皆於稷故詞不及嚳稷而序以爲禘非序誤乃以爲禘始祖所自出者誤也

長發大禘也同上

按此即王制所謂祫禘也此詩徧述契相土湯故序以爲大禘於此可見漢初儒者師弟相傳其說皆如

是初無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不但王制祭義等篇爲然也朱子詩傳乃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蓋由誤信趙氏之說不知大禘卽祫是以反疑序說爲誤今但屛去趙說則古傳記之言禘者皆不誤矣然則是王趙誤而非古傳記之誤也

一禮記中泛記禘祭之時者六皆列禘於時祭之內兼有諸侯宗廟通用之文絕無五年一禘及不王不禘祭始祖之父之說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郊特牲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義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

按此三篇皆謂春禘秋嘗則禘乃每年之祭而非五

年之祭也明矣且祭義郊特牲皆通論祭禮而其言如是則禘乃諸侯羣廟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獨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獨擅之祭又明矣。朱子中庸章句云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廟以下皆論祭祀之禮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禘嘗明之其爲春禘秋嘗文義甚明况祭義郊特牲皆有春禘秋嘗之文可互證乎今

殊禘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則以春秋包四時後則以一嘗該四祭亦可謂迂曲深晦而費詞矣蓋朱子亦以先入之言爲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復顧本章之文義耳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王制

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祭統

按此二篇之文與前三篇小異彼以禴爲春祭此則以禘爲夏祭彼以爲每年兩祭此則以爲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蓋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時其後說經之儒各據其師所傳爲說而分係之是以或舉其重或兼其輕或以爲春或以爲夏耳要之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以爲五年之祭也夫記之言雖不足盡信然秦漢閒去古未遠其時學者各有授受源流不歸於一非若後世爲舉業者同宗一註疏而無異說也

藉令果有五年一禘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人言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爲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云云而無異詞則亦未嘗以爲不王不禘與祭始祖之所自出矣○鄭氏王制祭統註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余按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以嘗禘重祭則爲周制無疑矣中庸以春秋禘嘗爲武王周公之達孝則亦以春禘秋嘗爲周制也烏得概謂之夏

殷哉夏殷之制記嘗言之矣王制之饗食收冔祭義之祭闇祭陽郊特牲之尚氣尚聲皆以夏殷之文別之未有不舉其代號者不舉代號皆周制也如概以爲夏殷則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鄭氏以夏商爲有殷祭乎無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襲其名可也卽別命一名亦可也何爲易之而又冐其時祭之名若無殷祭而周創之則亦何難並創一殷祭之名而必冐夏商時祭之舊名復別制一時祭

之名以代之亦可謂委曲而繁擾矣記之言禘凡十
一篇祭法記四代之禘無論已其餘十篇無明文者
五而以爲時祭者五未有一篇言爲殷祭者記之所
采多周末之言即漢亦去周爲近何故竟無一人肯
述周制而皆遠徵之夏商乎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
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

按此文則是礿禘烝嘗乃祭之名而犆與祫乃分合

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則謂之禘合祭則謂之祫禘
即直也專之義也祫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猶
右之加示而爲祐也禘烝嘗皆有祫則禘烝嘗之外
不得復有祫祭矣猶詩之言黍稷穜稑稙稺菽麥不
得謂黍稷菽麥之外別有穜稑稙稺之四穀也至其
禘祫之制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禘之禘者即春
秋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禘之祫者即春秋
之大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祫烝祫者即春秋之但書

巳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必盡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禘之與祫不得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屬之也明矣且禘旣有犆有祫則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則亦以禘爲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禘之說矣

一禮記中專記魯禘之制者三但以爲用天子器樂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絕無不王不禘及祭始祖之父之

說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祭統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按此二篇之文則是嘗禘之所以爲僭者專於祭器樂章見之非以禘爲僭也非以禘其太祖之所自出爲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旣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春秋傳嘗有禘樂之言合嘗禘之僭可以互證而無疑矣且祭統所稱重祭凡四而郊社嘗禘皆與焉郊固天子之禮若社嘗乃諸

侯所通用又何獨疑於禘而遂以爲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應有是過舉管仲之三歸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徹亦豈有人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沿旣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爲是想當然之說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辭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賜祭一事耳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魯國之盛若禘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

祀文王此之鉅典尤爲煌煌者何得通篇竟無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廟乎然則禘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雜記下

按此文云有事于祖則亦槪舉五廟言之而未見其爲專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謂七月始於獻子恐未必然范氏穀梁傳註已辨之矣

一自喪服小記始有不王不禘之說乃因禮運之文而誤其實禮運未嘗以禘爲天子之禮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禮不王不禘喪服小記大傳同

按小記之文乃本禮運之意以爲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禘禮未嘗有一篇以爲天子之禮者而禮運祭統明堂位三篇專言魯禘則皆以爲天子之禮然則是魯禘爲天子之禮非禘即爲天子之禮明矣蓋

禮運所謂非禮卽祭統明堂位所云黃目玉瓚大夏大武之屬其郊禘並舉亦卽祭統郊社嘗禘並舉之意非以禘爲天子始得行也禮運以此文爲孔子之言雖未必果然大都此語相傳已久小記漢儒所纂但聞魯禘非禮而未詳其所以非禮但聞魯之郊禘皆非禮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爲不王不禘耳小記本雜綴古人之語以成篇者而此文亦與上禘其祖之文不相屬蓋上文本

謂王者始得禘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誤以爲王者始得禘而加此文纂輯者末之考而槪列之於篇中也至於大傳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術以下見於服問別子以下見於小記則此文亦卽采之小記可知蓋因其與上文皆論禘故取而合之然則大傳之作又後於小記矣後儒但見大傳此文遂不復考其所由來而槪以爲不王不禘其亦疎矣由是言之不王不禘之說乃一人誤解之一人又誤采之耳此其悖

於經傳者一也

一自春秋說文始有五年一禘之說乃因公羊傳及爾雅之文而誤其實公羊傳未嘗以禘爲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公羊傳桓公八年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傳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大祭也爾雅釋天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說文禮緯同

按春秋說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傳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禘爲殷祭者則因於桓八年傳時祭不言禘之故然觀傳之本文但五年再祫耳非謂一禘而一祫也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卽大祫也曰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卽合祭也然則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卽五年而再大祫也何

嘗謂別有一禘與祫相間以祭於五年之中而爲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禘祫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禘何得獨言祫乎假使禘祫果皆殷祭則閔二年禘于莊公之傳亦當有一言及之何得獨言之於祫乎蓋此傳之文正與王制相表裏所謂大祫卽王制之祫禘也所謂五年而再殷祭卽王制之禘一犆一祫也但一犆一祫則四年而再祫與此五年之文少別蓋亦約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嘗不同不得平分禘祫

爲二祭以當五年再舉之數也至於四時之祭獨不言禘此亦不足爲異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時故殷以一歲爲一祀禮以祀事爲歲事但每歲有此數祭非每時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時一祭則當以一時爲一祀何得反以一歲爲一祀乎古禮既缺說經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繫之四時是以互有同異或有此而無彼或有彼而無此耳非謂此外不得復有祭也祭義郊特牲皆但言禘嘗而不言烝

亦可以烝爲五年之殷祭乎左傳云烝嘗禘於廟至紀祭時則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獨不言禘是禘無定時也故禘於經有五月七月之異於傳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記則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說或者公羊氏以禘無定時故不分係於四時耶安得因此文之末言禘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數也爾雅四時祭名全錄公羊傳文以傳之末言禘也故別出禘大祭之文以補之然揆其意亦但謂禘祭較祠

礿烝嘗爲大耳非以此當傳文五年再殷祭之數也
若果以禘祫相間爲五年之殷祭則文當云禘祫皆
大祭也何得獨言禘而偏遺祫乎春秋說文見禘不
列時祭之內遂誤以爾雅之大祭爲卽公羊之殷祭
因分禘祫爲二而以三年五年別之以求合於傳文
嗚呼謬矣祫也者卽合也亦特傳寫者所加耳三年
之祫卽合祭之禘也是以經傳無祫祭之名而但有
祫嘗祫禘之文若五年之禘不合祭則非殷祭矣若

亦合祭則仍是大祫耳豈得分彼爲祫而此爲禘也哉何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當然耳經傳未嘗有也縱使果然而禘之合食反多於祫豈得反不謂之祫也哉至於所推春秋禘祫之年尤爲穿鑿禘之見於經者二而相距八年烏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說禘自繼禘數之祫自繼祫數之則三十年中凡十祫六禘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傳豈得謂之五年再殷祭乎又按春秋有

禘無祠詩有祠無禘經未有祠禘並舉者祭義郊特牲禘爲春祭此傳亦祠爲春祭王制祭統以禘與礿嘗烝爲四此傳亦以祠與礿嘗烝爲四安知禘與祠非一祭而異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詩與穀梁作弋楚之薳氏左氏一傳之中或作薳或作蔿礿之文不見於經而詩易皆有禴祭鄭氏以爲礿即禴也今禘與祠音亦相近而禘從束束與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經傳之禘而異其文

者乎姑闕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異而遽曲爲之說也蓋西漢之世公羊之學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邛江公穀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學官而戴記亦未出學者說經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貴故每增其師說傳以已意而授弟子以自爲功其風氣然也是以春秋說文演爲此說而禮緯則又見春秋說文之語而襲之者猶大傳之采諸小記也此雖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禘之說然混禘於祫

其失更大於小記矣由是言之五年一禘之說亦漢儒之誤解而誤采焉耳此其悖於經傳者二也

一爲禘始祖祖所自出之說者皆引喪服小記大傳爲據然觀二篇之文實大不然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喪服小記

按此文義甚明且與王制相表裏所謂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謂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謂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祫禘也高曾祖考
天子之所獨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諸侯之所同祖
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謂之其祖而謂
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祫禘高曾祖考之主皆與始
祖之主同陳於太廟故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何嘗有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
之說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則其意
尤顯然何者九廟之說始於劉歆自歆以前儒者多

謂天子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廟諸侯則與太廟而爲五周則加文武世室而爲七此篇蓋漢儒所記故不言立六廟而言立四廟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其祖之爲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卽謂始祖則當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廟不得云立四廟矣此篇本記喪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適庶之分言王者世適相傳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則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

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時以后稷爲其祖之所自出而祫之以文武成康爲其祖而立四廟配之至魯與衛則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魯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也若無適子或適子有他故而庶子立爲王則當奉大宗之統而祭與適子同其子孫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而不僅祭及於其祖之爲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孫而命之

也猶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猶春秋傳之與王孫牟燮父禽父而皆謂爲王母弟也鄭氏所謂正體在上下正猶爲庶者是也然則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與兼祭其祖之所自出爲適庶之別若其祖卽爲后稷而所自出者爲嚳則祭稷者卽祭嚳適庶原無分別何故複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義本極易解特後之說者互相沿襲而遂失其眞學者不取信於春秋經傳而泥漢儒之記已爲舛謬況並不

求其前後文義所在而割裂其句耆易其文以自爲

說乎無怪乎六經之日晦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

按大傳文即采之於小記前於不王不禘之文已言

之矣諸侯以下雖小記所無然其意亦與小記無異

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

始封之君比於高祖爲遠故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

自出則始祖也最遠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義顯然
無可疑者然則大傳之意亦謂其祖之所自出爲始
祖耳非謂其祖爲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禘之
也若以其祖爲郎始祖則諸侯始封之君若魯衛之
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
周之稷契反概稱之爲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
其不倫之至也哉

一以禘爲祭嚳以嚳爲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魯語祭

法爲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據且與小記大傳禘

其祖所自出之語無涉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
魯語
按國語一書語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戰國之人取春
秋之事而擬其語言者是以所稱三代制度列國世
系率與經傳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復不少如周語
以齊爲四岳之後鄭語又以齊爲伯夷之後晉語以
炎帝爲姜姓周語又以四岳爲共工之孫而賜姜姓
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馬遷誤以

爲左氏所著漢末學者因之題曰春秋外傳而人遂無敢議其非者卽明知其悖於經傳亦必委曲而爲之說良可笑也然此雖有禘嚳之文亦非以嚳爲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無功而不當祀故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講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則嚳之禘但以其有

功故禘之非以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舉其功而後記其祀故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繼之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云云然則嚳之禘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禘之耳使嚳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則周固不禘之矣嚳之禘非以爲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且虞郊堯而商禘

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禘之則不幸而所自出之帝無功而反有過若宋之祖帝乙鄭之祖厲王者則將禘之乎將不禘之乎若亦禘之則與前後所稱聖王制祀仁者講功之語自相刺謬而豈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國語禘嚳之文雖不經然亦初未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蓋此章之禘與經傳所稱之禘皆不同此章禘嚳之文與小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

固不得强傅會之爲一而以爲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

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按祭法此文乃竄易國語之文而失其意者無論祀典未確即文理亦不通然漢以後諸儒咸信從之而無異言殊可笑也何者國語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聖王制祀之法而後舉十九祀以實之由社稷而禘郊祖宗報皆先敘其功而後記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獨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

文於篇末將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間以天地廟社羣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義了不相貫一謬也國語禘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先敘其功祭法改宗舜爲宗堯禘舜爲禘嚳删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删郊稷之文而反删稷敘功之語遂致記祀則十二人中有稷而無舜敘功則十二人中有舜而無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謬也國語敘十三人之功記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

之祭法於記祀則概以禘郊祖宗爲次譽縣在顓項前而契居其後於叙功則又先言譽堯舜鯀禹而後以黃帝顓項繼之世代淆亂祖孫顛倒三謬也其爲錄人之舊不問可知且其所記七廟五祀之制皆與經傳他篇互異則此篇出於漢儒之手明甚若國語此章則首尾完密文義明順乃其人之所自作無疑也嗟乎國語戰國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竄易之而失其本意則作祭法者其識又出國語下遠

甚然而後之儒者見其在戴記中遂眞以爲周公之制而不敢議反以爲國語采祭法之文則後儒之識又出祭法下遠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楊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貨置楊氏肆中則價高而人爭貿之嗚呼世之不辨眞僞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雖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但其所采國語全文倒在稿後人但見其首而未暇細審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誣祭法矣

一自鄭康成始以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謂天神非人鬼與祭法殷周禘嚳之文無涉

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始祖配之鄭康成小記注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

正歲之正月郊祭之鄭康成大傳註

按太微五帝之說本出春秋緯謂黑帝爲契所自出蒼帝爲稷所自出後漢最重讖緯是以鄭氏信之而以禘爲祭天以所自出爲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爲始祖耳此說至爲荒唐而以禘爲郊尤屬乖謬王肅趙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爲其始祖所自出則其誤實始於此夫鄭以所自出者爲天神故以其祖爲始祖今王趙既以所自出者爲人則是

此祖之前尙有一代豈得稱此祖爲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從其說也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

鄭康成祭法注

按圜邱之文本於周官郎郊也鄭氏於小記大傳旣以禘爲郊矣而此文又郊禘並舉故不得已而分郊與圜邱爲二以曲全其說耳此說之誤顯然易見不待辨者韋昭之解國語與鄭正同疑郎采之鄭註或

東漢時舊有此說亦未可知也鄭氏於禘爲說凡三而以王制祭統等篇爲夏殷之禮者不與焉祭法之禘圜邱也小記大傳之禘郊也春秋經傳論語之禘宗廟之禘也大抵鄭氏說經其失在分戴記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是以彼此互異鄭氏不辨其是非務出爲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廟之禘仍以爲祭后稷羣廟不以爲祭譽也然則鄭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誤

者自誤不因一誤而並經傳他記之文而盡誤也此
猶鄭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肅始合大傳祭法及諸經傳之禘爲一以爲周
人禘嚳卽禘其祖之所自出趙匡從而演之其後朱
子集註及宋元明諸儒之說皆本於此

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
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穎達禮記疏節錄王肅聖證論

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爲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爲始祖嚳爲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李廉述趙匡語

按祭法之文采之國語本後人所僞託不足爲據且亦與小記大傳之禘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謂黃帝與嚳有功於世故當祀耳非謂其爲祖之所自出也小記大傳則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禰遠近之分但問其爲所自出與否不問其有功與否也王氏不達其意乃附會之使合爲一適見大戴禮史記所稱五帝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爲黃帝與嚳因顓頊稷之所自出而得禘其說誠巧然於本篇之意則大相悖矣

且大戴與史記烏在其可據耶傳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皡氏以龍紀少皡氏以鳥紀自顓頊以來乃紀於近然則顓頊氏之去黃帝也遠矣而大戴以爲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謬矣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夫曰族曰世濟則由高辛氏以至於堯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陽爲黃帝孫高辛爲黃帝曾孫而堯爲高辛之

子又謬矣堯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與史記乃以為堯舜同出於黃帝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無論亂倫瀆禮誣聖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齊東野人之語而肅據之以駁鄭氏一何傎乎至以稷契爲嚳之子堯之兄弟則其謬尤顯然可見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命稷也若果堯之兄弟則堯享國百年而徂落又三年而后舜卽位命官稷於此時少亦不下百數十歲然后

舉爲舜臣有是理乎故張融曰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嚳之子周人安得以嚳爲稷之所自出而禘之哉肅旣誤合二篇之說爲一又以爲卽宗廟五年之禘而漢儒所論禘之舊說遂盡變而大失其眞矣歐陽子序帝王世次圖曰孔子沒異端之說與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世學者習傳盛行之異說而不知取舍眞僞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柰之何據史記之世次

而遂欲以折經之衷盡黜三傳先儒之舊說乎記云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嘗言禘其始祖所
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嘗言所自出之爲帝也始
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謂祖之所自出者
也始祖以前豈遂無人而莫知其爲誰故即以此祖
爲始祖而奉之於太廟若復別有所自出之人則此
祖不得謂之始祖矣趙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續帝
於所自出之下以誣小記大傳旣謂之始祖矣復安

得別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繼天立極報本追遠

雖天地猶將父母之乃於巳之眞始祖則祧之而不

使入廟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强名之曰始祖而納之

於太廟百世不祧而眞始祖僅於數年之內一借享

於第二代祖之廟而止是豈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

則稷之前果更有一嚳則周之始祖乃嚳非稷矣曰

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始祖

之世適見爲天子而巳見爲諸侯故不敢以卑褻尊

以旁支亂正統也若世適已失天下數千餘年其後嗣或滅或絕不能自振而已身爲天子豈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啟佑後人者遂甘絕其血食而不問乎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適紂也武庚也微仲以下當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則必祖契而不僅祖微子矣晉之世適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當祖桓叔然至翼滅而曲沃命則必祖

唐叔而不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嚳果爲稷之父則周必以嚳爲始祖周但以稷爲始祖則嚳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嚳爲稷之所自出也蓋上古之時人情樸僭典冊不多自稷以前皆已無考是以即以稷爲始祖豈容於始祖之前而復別求所自出哉且禮以卑就尊未聞有以尊就卑者羣廟之主皆太祖子孫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毀廟之主則不合食於未毀之羣廟矣太祖之父豈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

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則不可若亦爲之立廟則何不就其廟而祭之廟於彼而祭於此不亦遠於禮乎王氏之學去鄭本遠而專與鄭爲難但以魏晉俗重門閥而肅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由此與鄭齊名然晉以降若杜預之左傳解范甯之穀梁註孔穎達之禮記疏皆仍用舊說不從王義也自趙氏欲借之以攻左傳始摭王說以爲難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註遂爲不

列之典而傳記先儒之說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肅況復能溯流窮源而知其謬並知其所由以誤乎此其悖於經傳者三也

嗚呼禘之爲禮書於經詳於傳而雜見於戴記衆矣其文歷歷具在人人所其見也以爲不王不禘者獨小記大傳耳以爲五年一禘者乃說文禮緯文耳以爲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肅趙匡始有此說耳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歐陽子曰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學者於禘從經傳而置後儒之說焉可也即不然從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經則曰禘本不如是書之以其失禮也於傳則曰傳誣不足據也於記則曰此夏殷之禮也古之聖賢千言而猶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從之抑何其顛倒也無亦貴耳賤目驟聞其說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經傳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誤余竊惜之是非余之好求異於前人乃前

人之自異於經傳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經傳禘祀通考終

三代經界通考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三代經界之制具於孟子而雜見於論語詩書春秋經傳之文漢晉以來儒者相承而發明之不可謂無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舊典散失學士之所稱述或不免有傳聞附會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遠益不悉其時勢之詳或以近代郡縣之規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旣變之法爲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說與經傳相齟齬者咸莫敢議其失往往

反取經傳之文曲爲之解以斡旋而兩全之是以其說愈巧其眞愈失遂致三王體國經野之政淆而不明學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讀孟子時卽好其說數十年來積漸究考參之經傳所稱乃覺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爲附和因條其說如左以待好學深思者正之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說者云湯有天下改夏之貢爲助增五十畝爲七十畝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爲徹增七十畝爲百畝夫取

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之地而畫之爲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溝百夫之洫勢必盡壞以前之封疆塗畛而別造之民之擾不可勝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復別取他夫之鄰田以益他夫遞移遞益舉天下之衆皆囂然而不得寧尚得爲王政平則又爲之解曰先王將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興利除弊制禮作樂進賢而退不肖繼絶世舉廢國謹權量審法度豈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變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謂之新乎且

聖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與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猶不肯爲況聖人邪或又爲之解曰三代之畝大小不同夏之一畝當周之二畝二畝當商之三畝强商之七十畝實卽夏之五十畝周之百畝實卽商之七十畝其名雖改其實則同若然則商周之授田與夏無異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僞也聖人創一代之法因革損益僅如是之兒戲乎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又云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徹也者民共耕此溝間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無公田無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別爲上耕其田以代稅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徹自徹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則不能爲徹徹亦不能復爲助也

果用徹而通力作之計畝分之與則八家其耕此九百畝之田而君與民其分其粟中外一也安能指某田爲公而某田爲私果用助而中爲公田外爲私田與則八家各自耕其百畝而代耕上之十畝十畝之粟以奉上百畝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謂之通力而作計畝而分乎稅其田之謂貢不稅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謂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謂徹此貢助徹之法也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其經畫之形勢然耳使溝間之田不稅而但藉之以耕亦不得

謂之貢使井中之田有稅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謂之助貢助徹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勢旣謂之徹矣安得復有所謂行貢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講章又云雖周亦助猶言雖徹亦助周之徹法卽是殷之助法但改名爲徹耳按孟子云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是助徹之法迥然不同若徹果卽助則孟子當云徹猶助也不當分而異其說也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則是徹無公田甚明若徹果卽助則孟子當云雖徹亦有公田不當以公田專屬之助也此說最爲無理而世亦多信

之甚矣講章之爲六經之蠹也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註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
其餘畝復十收其一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註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
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
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
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
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爲本助而今稅畝則有若不

當對以盍徹孟子不當云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爲本徹而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餘畝者乎朱子以爲魯本用徹是矣然同溝之田十夫其耕之民固未嘗自私其百畝也所謂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數耳非畝也若於九中復取其一乃倍賦其粟耳非稅畝也猶是粟也猶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謂之徹法所取彼一斛粟謂之逐畝而取粟何別焉名何異焉至於其井云者亦沿杜註之誤此自助法非徹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各耕

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謂之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也且玩有
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若魯但於助徹之外多取
其一則是助徹未嘗廢也請罷稅畝可矣何以云盍徹乎增
一以爲二君之所取誠倍矣益八以爲九民之所加無幾也
豐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伯者勤惰之異有自九人至五人
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謂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
也哀公之問患用不足也爲不足計者當損乎當益乎有若
果欲哀公節用何不竟以盍節用對而但以盍徹對不勸其

儉於出惟勤以儉於入一 何問答之相悖邪晉士鞅之來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備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謂不貧矣猶以爲奢而欲節之然則必使一耦不備乃可以爲國乎

曰然則三代何以異制周何以亦助魯之稅畝果何如法也

曰此不難知顧人不細考耳古者非但分田有助法也卽制祿亦莫不以九一爲程一以奉上所以訓恭儉入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國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

一爲公田外之八爲私田公田以養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於井者也中之一爲鄉遂外之八爲都鄙鄉遂以奉君齊語所謂參其國孟子所謂君十卿祿者是也都鄙以爲卿大夫之采邑齊語所謂伍其鄙孟子所謂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子之畿則書所謂大都小伯傳所謂正官之邑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者是也此助之行於國者也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爲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與焉中之一爲王畿外之八爲侯國王

畿以奉天子書所謂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謂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國以封親賢神明之裔書所謂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孟子所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於天下者也是故齊晉宋魯外諸侯也秦溫鄭虢內諸侯也自平王東遷郟鄏而秦鄭乃漸列於會盟其初實畿內也魯公室之卑以鄉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晉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鄉遂如故也自桓公東遷屯留而韓趙乃盡分其鄉遂其初實采邑也邦畿之外

亦有王田書之三毫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魯季孫之取卞取公邑爲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請申呂請公邑爲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國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務於富強變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執一格以相繩也

是故夏之五十而貢夏之圻內夫授田五十畝而行貢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五十而貢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內夫授田七十畝而行助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

之百畝而徹周之圻內夫授田百畝而行徹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百畝而徹也故詩云徹田爲糧豳居允荒公劉當夏商之際乃不行貢助而行徹是夏殷之貢助不必盡行於天下之明驗也周之先世旣用徹法是以大王遷岐文王居豐武王居鎬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時天下諸侯皆用助至武王而盡變易天下之井疆以爲徹也然則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湯因之非夏時天下諸侯皆用貢至湯而盡變易天下之溝塗以爲助也故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然則申

伯未封以前謝周未嘗用徹封申以後乃行徹耳故詩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然則江漢之間諸侯固多不用徹也蓋徹之行於諸侯者皆已滅之國新造之邦乃以徹整齊之至於慕義來歸之國則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滅之國法度廢弛疆界紊亂勢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徹行之若法度未盡廢疆界未盡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傳稱魯衛疆以周索晉疆以戎索然則初封之國亦有行徹不行徹者非概天下而必求之以一塗也

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蓋夏居安邑地陿人衆殷在大河南北稍平廣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曠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風氣初闢制作未備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漸多此因乎時者也然則聖人於此皆因勢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人百畝而徹周之鄉遂用徹也雖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詩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祿者祭祀稼穡之詩故曰君婦莫莫爲豆孔庶侯國

大夫之妻稱主婦故天子大夫之妻稱君婦也曰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大夫之臣故稱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爲都鄙也
至於周頌之文則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
旅侯彊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鄉遂之用徹也然
則周人徹自徹助自助助徹兼行非徹而亦用助法矣故曰
惟助爲有公田明貢徹之皆無公田也故曰雖周亦助言雖
周亦兼用助非謂雖周之徹亦卽是助也蓋此章以取民有
制句爲綱領而其下分釋之夏后以下六句言鄉遂之制君

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陽虎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什一爲準也世祿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祿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龍子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用助爲善也故曰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言世祿當用助法世祿既行則助法斷不可不行也周雖用徹而其於世祿未嘗不兼用助然則龍子之言或即爲世祿而發未可知也若以世祿與助爲二事謂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廢則世祿一語上與龍子之言不相承下與大田之詩不相貫橫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

畢戰之問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而助即世祿六句都鄙之說也什一自賦即夏后六句鄉遂之說也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云云者申言鄉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鄉即鄉遂之鄉徙者鄉之屬有州有黨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黨而徙彼黨皆不得出其鄉鄉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畝鄉之授田亦每夫百畝與井同也八家皆私百畝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猶班爵祿章祿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也自集注以同井爲八家近世說者遂
以此爲治野之政則井中安得有鄉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
以謂之不出其鄉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終皆分鄉遂都
鄙言之兩兩相承其文最爲明顯後人不加熟讀概以爲一
事故於雖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鄉遂用貢法都
鄙用助法夫旣爲貢爲助矣又何得復爲徹不但先王之制
淆亂不明卽孟子之言亦扞格而不通矣

魯之稅畝變徹法而別爲一法也諸侯所自食者鄉遂三桓所其分者鄉遂所謂公室者也周人鄉遂用徹魯秉周禮故其鄉遂亦徹都鄙者卿大夫之祿邑耳無關於哀公之足與不足也由是言之魯由徹而變稅畝故有若請仍用徹非由助之同養公田而加之稅畝也稅畝之法雖不可考然吾嘗以其名思之徹者通也通衆夫其耕之不以畝別而但通計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曰稅畝則是不復以粟多寡爲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爲粟之程也既各計其畝之多寡爲程則是

亦無待於通衆夫而其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爲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吾又嘗以魯事考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宋樂祁犁曰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寬公爲失民之始考三軍之作在襄公世中軍之舍在昭公世曷爲皆自宣公數之然則失民之故當與稅畝相表裏蓋助徹之法民隷於君而計民以授田稅畝則田隷於君而計田以征賦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爲已有但計應納之賦以貢於公而

公遂不之問也吾又嘗以他國之事推之齊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子產之治鄭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計夫授田不得自爲多寡爲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謂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產之使是知春秋之時王制已廢井疆已紊但計田以取粟而不復計夫以授田矣今論者皆以阡陌之開咎商鞅然鞅所開者秦之阡陌耳關東諸侯何以亦無復有存焉者也然則自周東遷以來固已陸續廢壞豪强兼并多寡不均稅畝之法恐亦類是尚未必計夫以

授田何况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而能悉仍徹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稅畝自別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復古制非助徹如故而但於助徹之外別稅其畝爲十而取二也蓋無故而加賦其名不順而其勢亦難行故必變其舊制別設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傳皆以加賦爲譏因加賦而變法故所譏在加賦非法不變而但加其賦也大抵徹之取民名爲少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闢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爲多而君

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而君與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鹽之法其初納粟甚少而邊實餉嬴其後改爲折色利加五倍未數十年而田疇荒蕪粟價湧貴竭天下之力以給邊而國用遂大絀事固有見爲少而反足見爲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漢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有若之請用徹意蓋如是

因哀公專爲己慮其不足故復言君民一體以悟之其實徹乃兼足君民之術非專欲損君以益民也

蓋先王之整齊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國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區畫之當其盛也地各異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國各異政尤不可以強同以此區別而推求之則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賦居民之政之見於經傳者皆可以核其實矣

經傳多稱千乘之國或云八十家出車一乘大國地方百里

爲成者百爲井者萬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軍皆徵發於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周官天子六鄉鄉爲一軍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爲萬人之軍者三是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則所稱千乘者亦鄉遂也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正如

周官胥一人則其徒十人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成八百
戶戶出一卒則三萬之卒不過四十成之地而自東遷以來
諸侯併吞其國漸大故其鄉遂之地自足以賦千乘之車徒
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
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
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隸於卿大夫者
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欒書伐楚
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蓋古者

以民爲兵興師動衆非旦夕可具故齊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是以常藉邊鄙之邑扞倉卒之患而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容遍一國而統計之爲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爲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曾頌之言先後自相抵捂乃謂車計遍國之賦徒指出軍之數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爲依據而曾頌此章敘伐楚一事其文連屬而下安得於徒則但言行者於車則兼言居者爲此一

口兩舌之言乎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之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車何以遂十倍又不稱其開疆拓土之勳而悉以爲布衣帛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之效然則是貧故車少富故車多而亦不盡稱徒以造車也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鞌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晉地雖闢於前然豈能數倍於文公之世然則是晉楚爭霸以來諸侯競以兵力相勝是以其車益增而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蓋地廣則國富國富

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

經傳或稱百室之邑或稱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杜氏春秋傳鄭賜子展八邑註云八邑三十二井至衛與免餘邑六十

則註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爲一邑矣有時而又以一乘爲一邑名實瞀亂聞者何所適從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詎宜如是且積四邑爲邱積數邱而又名之曰邑從來寧有如是之制度乎蓋邑之始本以號夫建國之地故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云天其永我命於兹新邑皆以稱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諸侯之國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謂之邑邑既爲通稱矣於是天子稱京師諸侯稱國中以別之而其餘則但謂

之邑然則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數多寡定之
爲經制也故傳云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對野而言則皆
謂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言三百戸
有不三百戸者也故聚人多則爲大邑聚人少則爲小邑千
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衛免餘所稱唯
卿備百邑者則通大小截長補短而計之者也然小邑又多
統屬於大邑故大邑亦謂之都小邑或謂之鄙故傳云齊與
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屬之小邑也

故楚薳啟疆曰韓氏七邑皆成縣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則是但舉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計其數也蓋自周室東遷以來諸侯之國漸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復別有屬邑故晉郤至與周爭鄇田而曰溫吾故也士匄趙武韓起欲得州田而趙武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然則溫其大邑而鄇與州其屬邑也先儒未嘗考詳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云四井爲邑又因其大小不合從而爲之說謂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誤矣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經界章註又云周制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余按孟子稱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請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畝而公田僅十畝是十一而取一統謂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減其數別之爲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僅十室舉其中而計之則田之遠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穫近矣無須別授一宅卽欲爲多桑計而樹之兩地何如授五畝於邑而樹之一地之爲便乎詩云中

田有廬疆場有瓜蓏耕耘之日恐風雨之不時穎栗之秋慮寇盜之不禁故於田中廬焉爲憩息守望計耳故不稱室而稱廬明不成乎宅也爲時不久需地無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廬不必減公田百畝之數猶之種瓜之疆場亦初不以減私田百畝之數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體之不失原未嘗瑣瑣焉尺寸而計之也

若夫班祿之制亦與分田相爲表裏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計之也合則數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祿之法析其下而別之

也析則分殊故祿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之一爲率大小臣之降殺以遞損其半爲率三等之國皆君十卿祿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爲鄉遂則爲十同君十一同而卿受地視侯爲地一同亦君十卿祿也天子鄉遂十同公侯封國一同亦君十卿祿之意也然則大國之卿當受一成而君之鄉遂當爲十成明矣故曾爲千乘之國而孟獻子稱爲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爲率也伯七十里是伯當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當伯之半也大夫受

地視伯大夫亦當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視子男元士又當大夫之半矣惟大國之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其降殺獨多然竊嘗思之大國之大於次國次國之大於小國者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國不應天子之卿僅二大夫而大國反四大夫春秋於諸侯之卿皆書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與士則名分禮秩迥然相懸又不應大夫士之降殺反少而卿與大夫反多蓋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國地廣政繁小臣數多故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地狹政簡小臣數少故其祿之

降殺亦少然則三等之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之降殺均當有異以卿與大夫爲降殺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見位遞尊則祿遞異位遞卑則祿遞同耳不然大國之地四小國何以君祿僅倍之次國倍小國何以君祿僅踰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祿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殺亦必更甚於大國但大略皆以倍爲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嘗聞其略其詳不可得聞也其在正祿之外者則諸侯有湯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晉之許田衛之有閻之土

此朝覲時湯沐之邑也鄭之祊衛之相土之東都此天子巡狩時諸侯湯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祿則孟子亦未嘗及之然舉一反三其降殺差等皆當與公臣略同但有祿以邑者春秋傳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祿以粟者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是也竊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諸侯之國漸大卿大夫之祿亦漸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祿其貴臣未必先王之制卽然也

曰君取國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與王制推之誠然矣周官九畿爲方萬里天子之地僅居百一而諸公方五百里乃當天子四之一故先儒疑孟子當籍去之後不得其實而王制爲漢儒所撰不足徵信未可概謂以九一十一爲率也曰學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眞僞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僅六百餘歲周公之書果存孟子豈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妄爲之說孟子於本朝之大經大法猶逕庭若是況堯舜禹湯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傳云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褒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傳云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是則傳記皆以百里爲封國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說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魯爲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則邾滕在封內矣宋在今歸德界若方五百里則曹杞在封內矣宋魯當春秋時兼并之餘猶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爲方二百二十里有奇）況當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自洛以東至海僅二千里以西至積石亦不踰

三千里又安所得萬里者而區畫爲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或反據之以疑孟子其亦異矣况天子併其都鄙計之僅四諸公之祿而諸公乃二十五於諸男之祿君臣之降殺何太近同爲諸侯者其降殺何反太遠其斷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願世之學者本孟子之言而參考之經傳以求先王分田制祿之大凡而毋爲注疏異說之所惑也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齊而不可變通也堯都冀州而甸侯綏三服每面皆謂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絕長補

短將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國如是則田邑可知矣今說者每謂井田之制必平坦廣大之地乃能區畫而山國澤國不可行不知平坦廣大之地始可行者溝洫之法然耳溝洫行於國中建國之地平曠者多故爲千夫萬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卽可爲九井二里卽可爲四井一里卽可爲一井不擇於地之廣狹也至於山澤林麓則古人但以蕃草木鳥獸原不以賦於民卽負山臨河之地亦但置之以爲閒田或授之於餘夫而不在畫井之數然此亦論其常耳若

果其國山谿深阻地勢逼隘則廣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廣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廣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當方里之數即皆井也即溝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縮於廣則贏其修嬴於左則豐其右期不失乎大體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東長於西則損東以益西南濶於北則減南以加北皆併兩長兩濶而折半算之田不盡方而算自方是以謂之方田夫井田溝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蓋先王之制務正其大綱而細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論務詳於細目而大綱

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經界則九一而區之賦稅則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綱也其餘節目之詳自可以因時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戰國以來旣無復以經界爲事者任其贏縮兼并而以爲固然而稱先則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詳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無惑乎三代之經界之不再覯也

三代經界通考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